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

戰爭與和平

主編 洪濤 ·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

田
蔚等改编

(陕)新登字008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

战争与和平

田蔚等改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政编码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插页5 字数230千

1995年4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226—1/I·132

定 价:14.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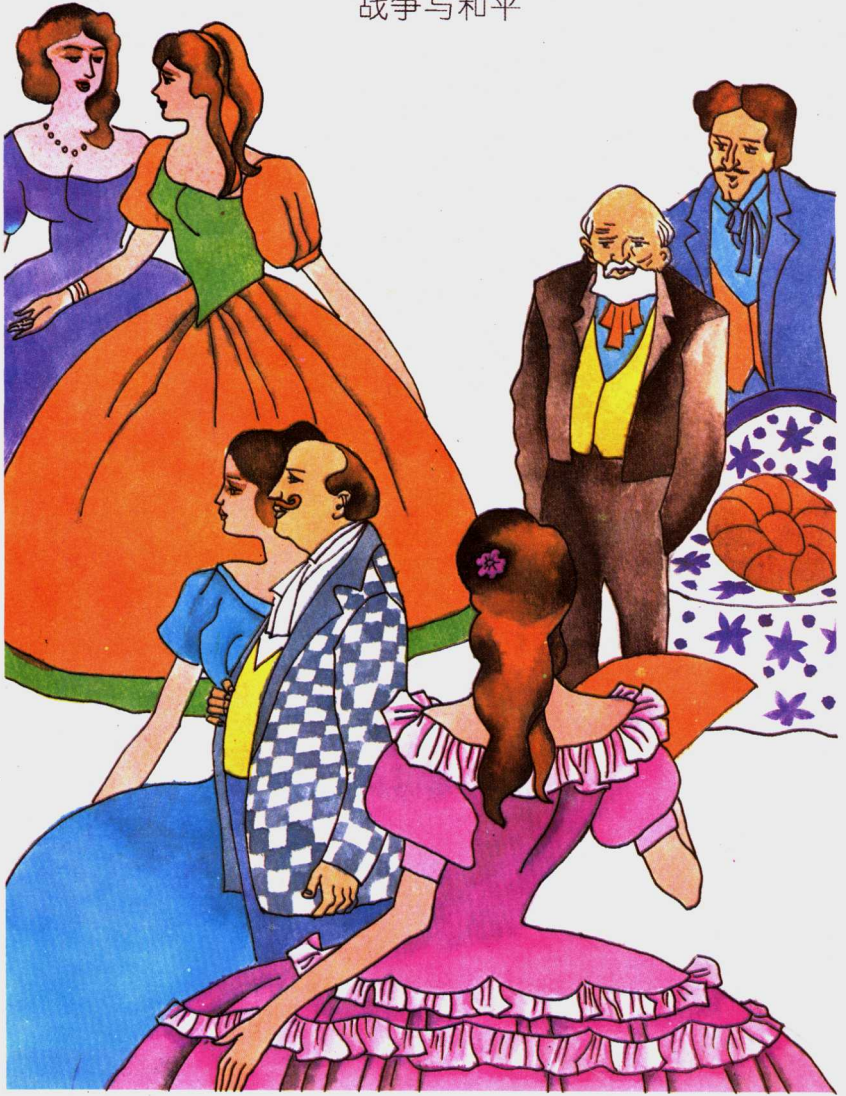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216—065026—27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战争与和平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 编者的话

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文学作品的熏陶。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形象生动、潜移默化地教给人们方方面面的知识，教给人们做人的道理，给人以美的陶冶与享受。然而，世界文学名著，浩如烟海，一般读者毕其一生也不可能尽阅它们。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惊喜地看到，近年来，出版界陆续推出了许多种节本、选本、缩写本等等类型的普及本，使得广大读者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可以尽阅名著之精华。但是，惊喜之余我们又不由得有些遗憾，这些普及本大都是一些童话、寓言之类的低幼读物或启蒙读物。仅限于此当然不能满足广大读者进一步的阅读需要。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人力，隆重推出这套《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精华宝库》。

本套书，精选世界名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四十余部，取其精华，加以改编与缩写，编为八大册。可以说，一套在手，便可尽览世界文学名著之精华。

具体说来，本套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系统全面。书中的四十余部名作，几乎囊括了世界文学史上所有的经典之作，上下几千年，横跨五大洲，应有尽有，洋洋洒洒。

二、独立成篇。全套书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但每一部又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读者既可遍阅全书，亦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择其一部或数部，含英咀华，各取所好，各得其所。

三、情节精彩。改编后的篇目，只取原著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章节，组成相对完整的故事，使读者可以花最少的时间，高效率地汲取名著之精华。

四、装帧精美。全书简精装覆膜，大32开带书眉，是书店上架之精品，亦是读者阅读或送礼之佳品。

鉴于以上几方面之特点，我们完全可以说，本套书确实是一套系统、完整、精炼而又最易为读者所接受的精品。我们真诚地希望她能装点您的书架，显示您的高雅情趣；更希望她能让您花费最少的时间，汲取世界名作之精华！

编者

1995年3月

●
目
录

战争与和平	(1)
父与子	(77)
鲁滨孙漂流记	(126)
老人与海	(143)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160)
罪与罚	(202)
哈姆雷特	(282)

●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一八〇五年七月，彼得堡。

俄国马利亚皇后的女官安娜·涉来尔伯爵夫人家，正在举行着只有贵族才能参加的晚会。像当时别的社交聚会一样，这次晚会的唯一话题仍然是：拿破仑和战争。

前一年，拿破仑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以极大的野心，并吞了意大利，自称意大利王，又将热诺亚共和国并入法国，将卢加公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准备渡海进攻英国，还竭力破坏俄国的特权。俄国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同英国、奥地利、瑞典等国家结成同盟，并给成了俄奥联军。以库图佐夫元帅为俄军总司令，厉兵秣马，想用武力威逼拿破仑退出意大利，遏制他的侵略势力。而拿破仑为了对付俄奥联军，将自己的主力开到多瑙河一带，把进攻的矛头对准

俄奥，致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当年轻的安德列公爵走进女官的府邸时，大厅里已挤满了客人。女主人安娜·涉来尔迎了出来，劈头就问：“您就要去从军打仗了吗？”

“是的，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去给他当随从副官。”安德列一面吻她的手，一面回答。

“那您的妻子丽莎怎么办？”

“我要把她送回乡下的老家去住。”

“啊，那怎么成？您怎么可以把您迷人的妻子从我们这儿夺走呢？”

安德列眉头紧皱，一言不发。这时，一位青年挤过人群向他走来。这位青年叫彼尔。他是叶卡杰琳娜女皇时代著名贵族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十岁时被送到国外学习，最近刚刚回国。安德列一进来，彼尔就一直用充满亲切倾慕的眼神紧盯着他，并急忙走过来紧紧挽住他的胳膊，安德列也同样惊喜。他俩是极要好的朋友。

“来吧，子爵，请继续给我们讲讲您有趣的故事吧。”安娜撇开安德列，转身高声向一位青年说。在安德列进来之前，这位刚从法国逃亡回来的摩德马子爵正绘声绘色地讲述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则逸闻，说的是法国的翁其安亲王、拿破仑和一位名伶之间的三角艳事，以及亲王因而被杀等等。斥责拿破仑，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的聚会中，是一种爱国主义风尚。而子爵的叙述，绘声绘色，立刻激起了众人的义愤。可是，彼尔偏偏不同意众人的看法，他认为法国贵族是支持拿破仑的。子爵反驳说：“这纯粹是拿破仑党人造的谣！亲王的被害，使得他最狂热的崇拜者都起来反对他了。”彼尔则认为：“杀死翁其安是政治上的需要，而不是

个人的恩怨行为。拿破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全部责任，这正证明了他的精神伟大。”人们惊叫起来：“什么，您竟把谋杀说成是精神伟大？”

“是的，”彼尔继续说，“拿破仑是伟大的。他让人民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场革命是个壮举！”

“弑君竟然是壮举？”有人嘲讽说。

“我不是说弑君，我说的是理想。”

“抢劫、残暴和弑君的理想！”又一个嘲讽的声音。

面对四面围攻，彼尔不知所措。这时候，安德列开口了：“我想，对于政治家的行为，我们必须分清哪些是个人的行为，哪些是作为皇帝或将军的行为。应当承认，拿破仑有其伟大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一些我们难于为之辩护之处。”这些话明显解救了彼尔。女主人感激地对安德列笑了笑。安德列趁机向妻子丢了一个眼色，双双站了起来，客客气气地向女主人告辞。

之后不久，安德列将妻子送回老家，自己便骑着马去库图佐夫的司令部报到。而彼尔则去了莫斯科——因为他的父亲别祖霍夫伯爵就要离开这个人世了。

特地为老伯爵病危赶来莫斯科的，另外还有两个人：华西里公爵和德鲁别茨加亚公爵夫人。老伯爵没有正式的子嗣，华西里公爵从妻子方面来说，算是他的一个近亲。这次赶到莫斯科，名义上是来视察公务，但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冲老伯爵那笔有四万农奴和好几百万卢布的巨额遗产来的。德鲁别茨加亚公爵夫人的家族原是俄罗斯名门望族之一，但目前她却穷困潦倒，一文不名。老伯爵是她母亲这头的远房表兄，也是她的独子包力斯的教父。她当然不可能指望得到老伯爵遗产的继承权，但她想提醒老伯爵在遗嘱里不要忘了照顾自己的教子。

他们来到莫斯科以后，又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彼尔身上。因为他们从老伯爵的律师处已得到消息：老伯爵已写好呈给沙皇的遗奏，请求沙皇正式降旨，承认彼尔为自己的嫡子。这样，彼尔不仅能继承别祖霍夫伯爵的称号，而且也将成为这笔巨额遗产的正式继承人。

华西里当然不甘心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不过德鲁别茨加亚公爵夫人却庆幸彼尔能够取代华西里。在她看来，彼尔比华西里容易对付得多。因此，华西里狠下了决心，要不择手段阻止彼尔取得老伯爵的嫡子身份；而伯爵夫人却以同等的决心去做与此相反的事。

华西里宦海沉浮，老奸巨猾，他对付彼尔的第一项措施，便是切断老伯爵和彼尔之间的联系。他借口老伯爵病重，不能经受刺激，不让彼尔去探望；在老伯爵面前，他又绝口不提彼尔，以免引发老伯爵要见彼尔的念头。而第二项措施，也就是最关键的，他明白是那份尚未发出的遗奏。只要能得到这份遗奏，在上面做些手脚或干脆毁掉，那一切都好办了。

这天，老伯爵的病第六次发作了，医生们断言病人没有希望了。临终前的忏悔式和圣餐礼已经举行。临终涂油礼已经准备停当。莫斯科总督也已亲自赶来向这位前朝女皇的老臣作了最后的告别。华西里送走总督后，急忙来到伯爵的外甥女公爵小姐的房里。

“表兄，出了什么事？”公爵小姐问道，一动也不动地看着华西里公爵。

“没有，加提契，亲爱的表妹。”公爵说道，“我想跟你谈点事。我刚同家庭法律顾问德米特力谈过，假如皇上批准伯爵的奏章，你和你的两个妹妹，就都不是继承人了。”

听罢，公爵小姐突然嘴唇发白，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她几次站起来要走，都被公爵按住了：“还来得及，你知道那个遗嘱放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拿给伯爵看，他一定忘记了，他会愿意毁掉它的。”

“我知道，这是那个给我们当老妈子都不要的女人，德鲁别茨加亚公爵夫人出的坏主意。”公爵小姐说道，“去年冬天，她到了这里，不知道对伯爵说了些什么，伯爵就写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藏在枕头底下镶花纹的书包里。”

正当这时，彼尔和德鲁别茨加亚夫人，乘着马车来到别祖霍夫家的院子里。他们下了马车，朝后门走去。

他们走进一条石砌走廊。左边第一道门，是通公爵小姐的卧室的。彼尔和德鲁别茨加亚夫人经过那里时，本能地朝房里看了一下，华西里公爵小姐站起来，用力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德鲁别茨加亚夫人一点也不惊慌，只有彼尔不懂这是为什么。

德鲁别茨加亚夫人把彼尔带到一个很暗的房间，她对房间里的人看了看，指着彼尔对一个教士说道：“他是伯爵的儿子。”这时，房间里的人，都用好奇和同情的眼光看着他。

在一间华丽的大房间，彼尔看到他的父亲——身材魁伟、在宽阔的前额上有着很深的皱纹的别祖霍夫伯爵。他躺在神像下面，两只又大又厚的手，放在被子上面，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中间，插着一根蜡烛。教士们站在椅子旁边，披着长发，穿着法衣，手里拿着点燃的小蜡烛，庄严地在举行临终前的涂油礼。

仪式正在进行时，华西里公爵同大公爵小姐一起，走向卧室的另一头，然后从后门走出去。在仪式结束以前，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仪式结束后，教士向病人祝贺。医生、公爵小姐、德鲁别茨

加亚夫人和仆人们把病人抬到床上。德鲁别茨加亚夫人要彼尔到床前来，她一面指着病人的手，一面用嘴唇表示吻病人的手。于是彼尔在那只又大又厚的手上吻了一下。

大约过了三分钟，伯爵的面部又开始痉挛了。直到这时，彼尔才感到父亲离死很近了。他的鼻子一酸，两眼充满了泪水。

这时一个公爵小姐来换班，德鲁别茨加亚公爵夫人对彼尔说：“我们走吧！”

在接待室里，华西里公爵和公爵小姐坐在叶卡杰琳娜女皇的画像下正在谈话，看到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和彼尔进来，就不做声了。彼尔看到公爵小姐正在藏一件什么东西，接着公爵小姐和华西里公爵就到小客厅去了。德鲁别茨加亚夫人也踮着脚走进小客厅。彼尔进去的时候，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同公爵小姐在谈话，她们的声音都很低，都很紧张。

“亲爱的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华西里公爵装做并不注意她们的样子说道：“伯爵很爱加提契，她想做什么，就让她做什么吧！”

“这个文件里面写些什么，我一点不知道。”公爵小姐指着她手里的镶花书包对公爵说道，“这是一个很早的文件……”

公爵小姐想越过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她不仅不让她过去，并且紧紧地抓住那个文书包。

“表兄，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公爵小姐突然尖叫道。

“放开，不要胡闹了。”公爵站起来，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

公爵小姐放开了。

“您也放开。”

德鲁别茨加亚夫人仍然紧紧地抓住文书包。

“坏女人！”公爵小姐大声骂道。突然冲向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将文书包从她的手里夺过去。

这时，通病人卧室的门，砰的一声推开了。第二个公爵小姐冲出来。

“您在吵什么，他快要咽气了。”她忿忿地叫道。

公爵小姐把文书包扔在地上，公爵夫人很快地把它拾起来，跑进卧室去了。华西里公爵和公爵小姐也跟着进去了。

不久，大公爵小姐从卧室出来，脸色苍白，她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彼尔说道：“你等待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你可以高兴了。”

接着华西里公爵歪歪斜斜地走到彼尔面前。他对彼尔说道：“我们做了不少坏事。我快六十岁了，还为什么呢？死太可怕了！”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诚恳的和软弱的意味，这是彼尔从来没有感觉过的。

“彼尔，来呀！”德鲁别茨加亚夫人从卧室出来对彼尔喊道。“同我进去，放声哭吧！也许你心里会好受些。”说完就领着彼尔进卧室去了。

第二天早上，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对彼尔说道：

“亲爱的，你父亲的去世，对我们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遗嘱还没有开封，我可以断定，你会接受一大笔财产。如果当时我不在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过叔叔直到前天，才答应照顾包力斯。亲爱的孩子，我想你一定会实践你父亲的诺言。”

彼尔一点也不懂她的话，只是羞怯地看着公爵夫人。

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和彼尔谈过话后，就回到罗斯托夫伯爵家去了。她把别祖霍夫伯爵逝世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罗斯托夫伯爵家里的人。不过，当她谈到华西里公爵和公爵小姐想毁掉遗嘱的事情的时候，她是用很低的声音说的。

知道安德列公爵和他的夫人丽莎要回来的消息以后，在童山

老包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人们天天都在盼望他们。

包尔康斯基公爵是保罗皇帝时代的将军，自从被放逐以后，就一直同他的女儿玛丽公爵小姐住在童山。他认为，人类罪恶的根源，是懒惰和迷信，只有智慧和不断劳动，才能防止罪恶。他不仅写《回忆录》，整理花园，在车床上车鼻烟盒，并且自己负责女儿的教育，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没有一点空闲。他的生活都有严格的规定。总是在固定的时间用餐，不早一分钟，也不迟一分钟。他对自己的女儿，对农奴都很严厉。他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是被派到这里来的每一个高级官员，都要来拜访他，社交界称他做“普鲁士王”。

早晨，玛丽小姐按照规定的时间去见她的父亲，刚走近接待室，就听到大书房中车床的有规律的响声。玛丽小姐推开门，站在门口。老公爵离开车床，把工具放好后，叫他的女儿进来，亲切而严肃地说：

“你好吗？坐下吧！”

他把他写的几何练习本交给玛丽小姐。

“等一下，”老公爵突然说道。他从墙上的袋子里拿出一封信丢在桌上。

“是艾罗伊兹的信吗？”

“是朱丽叶寄来的。”玛丽小姐胆怯地看了看她的父亲。

“还有两封信。”他把一封信放在桌上，接着严厉地说道：“第三封信，我要检查一下。”同时把几何图解练习簿拉过来。

“小姐，请注意，这些三角形是相等的。”

玛丽小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恐惧地看着她的父亲。尽管她父亲的解释很清楚，她还是没听懂。公爵看到她有一道题做错了。

“你真是一个傻瓜，”公爵叫道。他站起来，在房中走来走去。然后轻轻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发，坐下来继续讲解。

玛丽小姐带忧郁的心情回到她的卧室。本来就不漂亮的脸，现在更加不漂亮了。她坐在写字桌旁，放下书，急忙拆开她的朋友朱丽叶的信。信是用法文写的。她说：

亲爱的朋友，我不能忍受分别以后，我对你的思念。还记得吗？去年夏天在你的书房里，我们坐在蓝沙发上谈心。为什么现在我不能像在三个月前一样，从你那温柔、平静和聪明的眼神中吸取新的力量呢！

读到这里，玛丽小姐停下来，从竖在右侧的镜框中，她看到了自己那充满忧郁的，绝望的眼睛。“她在奉承我呢！”她想到。实际上，朱丽叶并不是在奉承她的朋友。玛丽小姐虽然不漂亮，但是在她那大而深的眼睛中，具有一种比美更加强大的吸引力。她继续读道：

现在全莫斯科的人都在谈论战争。我的两个哥哥都参军了，还有我最关心的朋友尼古拉，也决定离开大学去参军。另外，莫斯科的人，除了战争，就是谈论别祖霍夫伯爵的死。他的遗产，三个公爵小姐得到很少，华西里公爵什么也没有得到。彼尔成了俄国最大的财产继承人。看到那些年轻的小姐们，对彼尔态度的改变，真有趣。

现在我要告诉你，那个大家都讨厌的德鲁别茨加亚夫人告诉我，华西里公爵想替他的儿子阿纳托尔娶一个有钱的妻子，德鲁别茨加亚夫人选定了你。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你，听说他长得很俊，是一个可怕的无赖。

朱丽叶